



第105期 · 2020年6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適時

青楓：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：審時度勢！即是在適當的時刻做適當的事情。有些事情不是不應該做，只是在時間的遲與早而已。我曾經聽過一些說法，說釋迦牟尼佛當年對於應該在甚麼時候入滅，是有所抉擇的。請問大和尚，這又是甚麼一回事呢？

修智：佛經裡也曾談及這話題。當年釋迦牟尼佛覺悟成道之後，魔王波旬第一時間請他入滅。

青楓：噯？為甚麼呢？

修智：其實道理也很簡單，魔王波旬知道釋迦牟尼佛成道，必然有很多人會跟隨的，波旬便恐怕自己的眷屬也轉而跟隨釋迦

牟尼佛，因而脫離他的掌控，所以他請佛陀入滅。這種表現，無非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。但被佛陀拒絕了。佛陀固然知道波旬的真正用意，但他也同時知道跟隨自己的弟子要完全掌握到正法，真參實修，需要他的正確指導。

青楓：所以，釋迦牟尼佛便繼續住世講經四十多年。這幾十年的講經，引導了不少弟子真真正正地掌握到真諦，是真正的學有所成，是可以宏揚佛法。

修智：這裡還有一個小情節。佛陀成道後，是由大梵天王邀請釋迦牟尼佛宏揚佛法，廣度眾生。如果沒有大梵天王的邀請，而是釋迦牟尼佛自己主動出來說法，則



地湧金蓮

妙法寺裡栽種上逾百株地湧金蓮。此花顧名思義，是從地下湧出來的金色蓮花。看來是一種用感覺來賜以名稱的，它有一個特點，那黃澄澄的花一瓣一瓣慢慢地生長起來，整個過程可以長達四、五個月的。

它屬於芭蕉科，那大塊大塊的葉很像芭蕉葉，但它不是芭蕉。

今天向大家介紹的這株地湧金蓮可又有點「與眾不同」，那些葉不是向上生長，而是像箭那樣從花心放射開來，很給人一個動態十足的感覺。



有一些人會加以毀謗，說佛陀是在自吹自擂，自導自演，令所說道理不易被接納攝受。但由於大梵天王是一位有大威望者，經其邀請，便不會是老王賣瓜，自讚自誇。如此，則所說的道理易於被接納攝受，得到更大的重視。在世俗眼中，這一點還是需要的。

青楓：正是如此！所謂人家邀請，這才覺得馨香也！對世俗來說有這樣的態度是在所難免。

修智：佛陀住世講經說法，在佛陀八十歲時，他對阿難說：一位有成就的修行者，如果想住在世上多長時間，是可以的，因為他已出離輪迴。阿難尊者聽後都沒有任何反應，亦不會隨口請佛住世，繼續廣度眾生。既然阿難尊者沒有請佛陀住世，所以魔王乘機來請入滅。魔王波旬對佛陀說：我再次來請你入滅！當年被你拒絕，說剛成佛道，仍未教導弟子，宏揚佛法。現在不同了，你的弟子們都已經很有成就啦，你可放心入滅啦！此時，佛陀回應說將會在三個月後入滅。

青楓：我也曾在佛經裡看過這說法。有關這一點，也就是我一開始提到的話題——適當的時刻做適當的事情，很多時候事情的所謂對與錯，不是事情的本身，而是在時間上是否配合得好！佛陀成道後，住世說法四十多年，是以悲心將自己所證覺的佛法，教導眾生，令眾生皆得離

苦。如果在成道後隨即入滅，則不是適當時刻。

修智：其實，魔王波旬一而再的請佛陀入滅，是有他自己的目的。但有時候，這些所謂「不懷好意」，往往又會不自覺地產生另類效果的。怎麼說呢？

佛陀曾說：一位有成就的修行者，如果想住在世上多長時間，是可以的，因為他已出離輪迴。如果沒有魔王波旬請佛入滅，而佛陀就此入滅，不繼續住世，廣度眾生，弘揚佛法，則可能遭人質疑佛陀的慈悲心何在，尚有沉淪眾生需要教化也。

佛陀平日警惕眾生，人命無常，在呼吸間。如果佛陀繼續住世，則可被質疑佛陀行徑與所教導的有異，言行不一致，令眾生懷疑佛陀所說的並非真理。

如今魔王波旬再次來請他入滅，這不就可以順理成章把上述質疑化解了嗎！

青楓：這是一則壞事變為好事，也藉此教導我們思考任何事情，可不要只從單方面地切入，僅從一個角度去看事情，因為任何事情皆具兩面性。就像中國山水畫的寫法，從多角度的觀察，這就是「全景性」的寫法，這會少了一點偏見，也同時讓我想到一個諺語：「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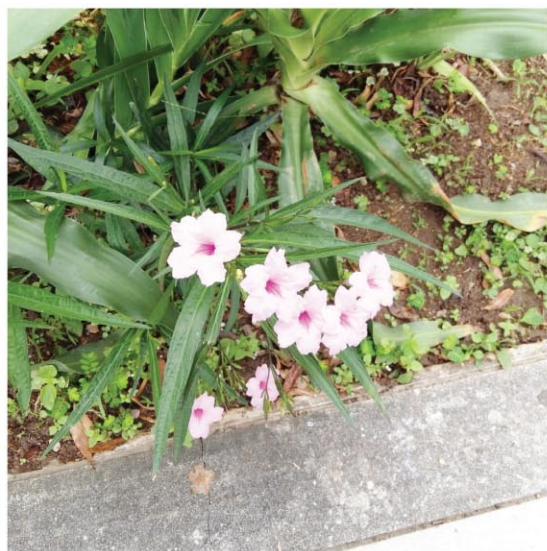
修智：佛弟子對善知識、良師益友，應該如普賢行願品所說：請轉法輪、請佛住世。



走在路上，特別是行走在草叢間，總喜歡看看路旁草地上有沒有小花兒，有些小花兒在清晨時間會迎着陽光，或者披着一身的露水而綻放開來。

你看，這路邊草堆裡生長開來的幾朵小小的、粉紅色的小花，花型五瓣，那均勻的粉紅色，而中間又像用畫筆「點」上去的鮮紅，整朵花顯得很美，小家碧玉似的盛放開來。這幾朵紅小花的排列看上去很舒服。

早上上班，看得它們，精神為之一爽。



雜阿含經（卷一） 續

17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有異比丘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言：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住不放逸，思惟所以。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信家、非家、出家、學道，為究竟無上梵行，現法身作證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

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汝作是說：「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於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住不放逸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汝如是說耶？

比丘白佛：如是，世尊！

佛告比丘：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

比丘！非汝所應之法，宜速斷除。斷彼法者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

時，彼比丘白佛言：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！

佛告比丘：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

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！色非我所應，宜速斷除；受想行識非我所應，宜速斷除。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是故，世尊！我於世尊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

佛言：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汝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

色者非汝所應，宜速斷除；如是，受想行識非汝所應，宜速斷除。斷除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獨一靜處，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。精勤修習，住不放逸已，思惟所以。善男子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身著法服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

時，彼比丘成阿羅漢，心得解脫。

18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為佛作禮，卻住一面，而白佛言：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

佛告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汝作如是說：「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耶？

時，彼比丘白佛言：如是，世尊！

佛告比丘：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

若非汝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此法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

時，彼比丘白佛言：知已，世尊！知已，善逝！

佛告比丘：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

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！色非我、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是法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如是，受想行識非我、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是故，我於如來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

佛告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廣解其義？所以者何？比丘！色非我、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是法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如是，受想行識非我、非我所應，亦非餘人所應，是法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獨一靜處，精勤修習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

時，彼比丘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雜阿含經（卷一） 續

19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從座起，為佛作禮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不放逸住已，思惟所以。善男子正信、非家、出家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

5 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作是說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耶？

比丘白佛言：如是，世尊！

佛告比丘：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

比丘！結所繫法，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

10 時，彼比丘白佛言：知己，世尊！知己，善逝！

佛告比丘：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

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！色是結所繫法。是結所繫法，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如是，受想行識結所繫法。是結所繫法，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是故，我於世尊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

15 佛告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色是結所繫法。此法，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如是，受想行識是結所繫法。此法，宜速除斷。斷彼法已，以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20 20 染經亦如是說。

21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從座起，為佛作禮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。不放逸住已，思惟所以。善男子正信、非家、出家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

25 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作是說：「善哉！世尊！為我略說法要。我聞法已，當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。」耶？

比丘白佛言：如是，世尊！

佛告比丘：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

比丘！動搖時，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

30 比丘白佛言：知己，世尊！知己，善逝！

佛告比丘：汝云何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？

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！色動搖時，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如是，受想行識動搖時，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是故，我於世尊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

35 佛告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我略說法中，廣解其義。所以者何？若色動搖時，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如是，受想行識動搖時，則為魔所縛；若不動者，則解脫波旬。

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心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22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40 爾時，有比丘名劫波，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卻住一面，白佛言：如世尊說「比丘！心得善解脫」。世尊！云何「比丘！心得善解脫」？

雜阿含經（卷一） 續

爾時，世尊告劫波曰：善哉！善哉！能問如來「心善解脫」。善哉！劫波！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

劫波！當觀知諸所有色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彼一切悉皆無常。正觀無常已，色愛即除。色愛除已，心善解脫。如是，當觀受想行識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彼一切悉皆無常。正觀無常已，識愛即除。識愛除已，我說「心善解脫」。

劫波！如是，比丘心善解脫者，如來說名「心善解脫」。所以者何？愛欲斷故。愛欲斷者，如來說名「心善解脫」。

時，劫波比丘聞佛所說，心大歡喜，禮佛而退。

爾時，劫波比丘受佛教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後有，心善解脫，成阿羅漢。

23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卻住一面，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知云何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能令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？

15 佛告羅睺羅：善哉！善哉！能問如來：「云何知云何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能令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。」耶？

羅睺羅白佛言：如是，世尊！

佛告羅睺羅：善哉！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

羅睺羅！當觀若所有諸色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彼一切悉皆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正觀。如是，當觀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如實觀。

如是，羅睺羅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。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。羅睺羅比丘！若如是，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者，比丘！是名斷愛欲，轉去諸結，正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

25 時，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24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羅睺羅比丘：云何知、云何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？

30 羅睺羅白佛言：世尊為法主、為導、為覆。善哉！世尊！當為諸比丘演說此義，諸比丘從佛聞已，當受持奉行。

佛告羅睺羅：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

羅睺羅白佛：唯然，受教！

佛告羅睺羅：當觀諸所有色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如實觀。如是，當觀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，如是平等慧如實觀。

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。羅睺羅比丘！如是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無有我、我所見、我慢使繫著者，超越疑心，遠離諸相，寂靜解脫。是名，比丘！斷除愛欲，轉去諸結，正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

雜阿含經（卷一） 續

時，羅睺羅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25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為佛作禮，卻住一面，白佛言：如世尊說「多聞」，云何為「多聞」？

5 佛告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汝今問我「多聞」義耶？

比丘白佛：唯然，世尊！

佛告比丘：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

比丘！當知若聞色是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、寂靜法，是名「多聞」；如是，聞受想行識是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、寂靜法，是名「多聞」。比丘！是名如來所說「多聞」。

10 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踴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26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卻住一面，白佛言：如世尊所說「法師」，云何名為「法師」？

佛告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如來所說「法師」義耶？

15 比丘白佛：唯然，世尊！

佛告比丘：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

佛告比丘：若於色，說是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、寂靜法者，是名「法師」；若於受想行識，說是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、寂靜法者，是名「法師」。是名如來所說「法師」。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踴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20 27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頭面作禮，卻住一面，白佛言：如世尊說「法次法向」，云何「法次法向」？

佛告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「法次法向」耶？

比丘白佛：唯然，世尊！

25 佛告比丘：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

比丘！於色，向厭、離欲、滅盡，是名「法次法向」。如是受想行識，於識向厭、離欲、滅盡，是名「法次法向」。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踴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28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30 爾時，有異比丘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卻住一面，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世尊所說得「見法涅槃」，云何比丘得「見法涅槃」？

佛告比丘：善哉！善哉！汝今欲知「見法涅槃」耶？

比丘白佛：唯然，世尊！

佛告比丘：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

35 佛告比丘：於色，生厭、離欲、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正解脫，是名比丘「見法涅槃」。如是受想行識，於識生厭、離欲、滅盡，不起諸漏，心正解脫，是名比丘「見法涅槃」。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踴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

儒釋道關係簡論

(節錄)·逸人·

(原刊於一九九二年一月《內明》第二三八期)

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的佛教是外來宗教，它原先賴以產生和傳播的古印度社會歷史背景，和中國的社會條件是很不一樣的，它的思想內容和宗教儀式，也與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有很大的區別。這就是決定了佛教要在中國生根立足，不得不吸取一部份儒道思想，以適應中國的思想文化條件和社會的需要。當時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，主要是儒家和神仙方術及其後的道教。佛教傳入中國之後，必然要與這兩方面相適應，相協調，一方面遷就迎合儒學，另一方面依附神仙方術和道教。

佛教在依附中國的神仙方術和道教方面是很突出的。許多外國僧人來中國後，既努力學習漢語，又努力學習中國的神仙方術，他們中很多人都成為了精通神仙方術的行家。如漢桓帝時到達洛陽的安息僧人安世高，精通望氣、風角、卜筮等。佛教典籍稱他「博學多識，貫綜神模，七正盈縮，風氣吉凶，山崩地動，針脉諸術，睹色知病，鳥獸鳴啼，無言不照。」（《安般守意經序》載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六。）

漢末之國名僧康僧會（先世居天竺）也精通多種

方術「明解三藏，博覽六經，天文圖讖，多所綜涉。」（《高僧傳》卷一《康僧會傳》）西晉名僧佛圖澄更以所習方術取得趙主石勒的信任。《晉書·藝術傳》說：「佛圖澄，天竺人也。本姓帛氏，少學道，妙通玄術。永嘉四年，來適洛陽。自云百有餘歲，常服氣自養，能積日不食，善諸神咒，能役使鬼神」。「石勒召澄，試以道術，澄即取鉢盛水，燒香觀之，須臾鉢中生青蓮花，光色曜日，勒由此信之」。單看他這種行經，簡直與道士沒有區別，所以當時許多中國人之認識佛教，首先不是從「安般守意」的禪法和般若學開始，而是從他們那套為人們所熟悉的神仙方術開始的。

初期佛教還把佛教名稱、信仰依附道家 and 道術。為佛教的早期譯經《四十二章經》稱佛教為「釋道」或「道法」，學佛則曰「為道」、「行道」，「奉道」。學有所成則曰「見道」、「得道」。又模仿道家描寫「真人」、「神人」和老子的筆法來形容佛教始祖釋迦牟尼佛。《理惑論》說：「問曰：何以正言佛、佛為何謂乎？牟子曰：佛者，謚號也，猶名三皇神、五帝聖也。佛乃道德之元祖，神明之宗緒，佛之言覺也，恍

惚變化，分身散體，或存或亡，能大能小，能圓能方，蹈火不燒，履刃不傷，在污不染，在禍無殃，故是為佛也」。其道德之元祖，神明之宗緒，蹈火不燒，履刃不傷等等，素為道家描寫「真人」或老子之辭。

佛教除上述依附道家和道教的情況外，從思想理論上吸取道家和道教也不少。這從大量的佛教譯著和論著中表現出來。比較普遍的現象是，初期佛教譯經中，借用《老》、《莊》的名詞概念很多，如譯「涅槃」為「無為」，譯「無常」為「非常」，譯「無我」為「非身」，譯「禪定」為「守一」等等。大量引用道家名詞概念，無疑會把這些概念所包含的思想內容滲入佛經。

曾經在漢魏風行一時的小乘佛教著作《安般守意經》也是援道入佛的典型譯著。此經是講小乘禪法的。「安般」意譯為出入息，就是呼吸；「安般守意」就是用數息的方法，令浮躁不安的心情逐漸平定下來，進入「禪定」意境。這種修習方法與道教從神仙家那裏承襲來的吐納行氣術很相似。「安般」之所以成為中國最早流行的禪法，這恐怕是一個重要原因。安世高在給這些經譯名就完全採用了道家名詞，他說「安為清，般為淨，守為無，意為名，是清淨無為也」。強調修習這種禪法，不僅可以獲得各種神通，「制天地，能飛行」等，而且還可以達到「斷生死」、「住壽命」，即獲長生的目的。直至東晉名僧道安，為此經作序時，仍強調這種禪法可能達到的神通是：「得斯寂者，舉足而大千震，揮手而日月捫，疾吹而鐵圍飛，微噓而須彌舞」。神仙家和道教說，守意數息（吐納行氣）可以成仙，佛教則說，修習安般，可以得神通。所以人們把初傳佛教視為神仙道術的一種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

不僅小乘禪法援道入佛，大乘佛教也不例外。例如大乘佛典《般若經》就是以它的性空、本無之

義，和當時盛行的老莊玄學相附會，才在魏晉時期大大流傳起來的。般若學的「性空」之說，有似《老》《莊》的「虛無」，其「涅槃」、「寂滅」又可比《老》《莊》的「無為」。《老子》認為「道」為萬物之母，「無」為天地之根，「無」為母而「有」為子；「無」為本，而「有」為末。於是「本無」「末有」遂成為玄學的中心問題。大乘般若學正是在這種風氣大談其性空、本無之說，因此兩者相得益彰，佛理遂附玄義而大興。

中國道家和道教常以元氣說釋宇宙，謂宇宙萬物（包括人）皆由元氣所陶成，日月之運行、寒暑之推移，悉依於元氣之變化；人之安泰，亦賴元氣之調和。這個時期的佛經翻譯家，也把這些思想引進了佛經。名僧支謙所譯《佛開解梵志阿闍經》說：「天地人物，一仰四氣，一地二水，三火，四風。人之身中，強者為地，和淖為水，濕熱為火，氣息為風。生借用此，死則歸本」。《六度集經》卷八《察微王經》：「魂靈與元氣相合，終而復始，輪轉無際，信有生死殃福所趣。……滅此生彼，猶谷種朽於下，栽受身生於上，有識之靈，乃草木之栽，與元氣相含，升降興廢，終而復始，輪轉三界，無有窮極」。這是把人的肉體、靈魂和元氣相結合，以證佛教主張的靈魂不滅和輪轉六道之理。

由上可見，漢魏兩晉時期，佛教已在很多經方面吸取，融合了道家思想或黃老道術，這是印度佛教變為中國佛教的必由之路。

佛教中國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，是吸取融合儒家思想。佛教在漢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剛從西域傳入中國內地，當時社會對佛教了解不多。本來佛教的理論基石是「無生」儒家的倫理核心是忠孝，兩者很難調和。但是儒家的倫理綱常是中國封建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，是歷代封建統治者重要的思想



工具，如果佛教不使自己的思想與它相協調，就很難得到封建者的支持。道安說：「不依國主，則法事難立」。因此佛教在融合道家和道教的時候，又得努力迎合遷就儒家。牟子《理惑論》在這方面作了最早的嘗試。從該書看出，當時社會上有人從儒家立場對佛教提出許多責難。如就沙門剃頭，有違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」；沙門不娶妻，有違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之訓；沙門披赤布，見人無跪拜之禮，有違聖人禮儀之制等等。一句話，就是違背了儒家以忠孝為核心的倫理道德。牟子是怎樣回答這些責難的呢？他不是依據佛教的教理來進行反駁，而是引用儒、道經典，如《老子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等來加以調和。中心意思是說沙門這些行為，從表面上看有違忠孝，實質上則是最大的忠孝。他在回答問者所提須臾大拿之事的時候說：「須臾大拿睹世之無常，財貨非己寶，故恣意布施，以成大道。父國受其祚，怨家不得入，至於成佛，父母兄弟皆得度世，是不為孝，是不為仁，就為仁孝哉」！《理惑論》書中採取調和佛教與儒、道之間的矛盾，說儒釋之間有如金與玉，精與魄之關係。「金玉不相傷，精魄不相妨」。又說他的「銳志於佛道」並不是「背五經而向異道」，並不妨礙他兼修儒經。「含玄妙為酒漿，玩五經為琴簫」。從這裏可以看出當時一般佛教信徒眼中的儒釋觀了。

三國名僧康僧會更是一位調和儒釋，援儒入佛的著名人物。他的名言是「儒典之格言，即佛教之明訓」。（《高僧傳》卷一《康僧會傳》）他本人正是身體力行，把一些儒家的格言，引進佛教，以作「佛教之明訓」。突出的是引進孟子的仁政學說。他與孟子一樣，對眾生充滿着「惻隱之心」和「菩薩心腸」，發誓要「潤弘四海，布施羣生」。即使「濟眾生之路，前有湯火之難，刃毒之害」也要「投躬危命，喜濟眾難」。「

仁政」給以佛教的解釋、補充，變成佛教的「仁道」。

佛教的五戒（殺、盜、邪淫、妄語、酒），違反五戒之事，有些恰恰是違反儒家倫理綱常（五常）之事。《無量壽經》所舉五惡中，「有佞諂不忠，巧言諛媚，主上不明……妄損忠良。臣欺其君、子欺其父、兄弟夫婦，中外知識，更相欺誑。不孝兩親，輕慢師長，朋友無信、無義無禮、不仁不順」等等。可見不僅違反五戒是惡，違反儒家五常也是惡事，在這裏佛教的五戒實際上納入了儒家五常的內容。

佛教信徒往往好用中國固有的儒家思想來解釋佛教的教理。如對佛教的因果報應說，則用儒家的「福善禍淫」的思想來解釋。對佛教的神不滅論，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來解釋等等。這是佛教初傳時期佛儒融合的一種表現。自隋唐開始直至宋明時期，佛教在我國得到很大的發展，並建立了自己的宗派，因此自隋唐始，佛教徒也就不再用儒家的思想牽強附會地來解釋佛教，而是更多地吸取儒家的思想來充實我國佛教的內容。如天台宗創始人智顗在《修習止明坐禪法要》中，談到「善根發相」時說：「今略明善根發相有兩種不同，一外善根發相，所謂布施、持戒、孝順父母、尊長、供養三寶、及諸聽學等善根發相，此是外事。……二、內善根發相，所謂諸禪定法門善根開發……」。這就是孝順父母、尊長等儒家倫理與佛家的布施、持戒、供養三寶等同起來，一起看成是善根的「外發相」（外部表現），從而把儒家思想納內佛教教義。到了宋明時期，隨着佛教理論的逐漸衰弱，佛教思想中更多地引進了儒家思想。當時不論是儒家的仁義理智信五常學論，還是忠孝道義，乃至中庸之道，幾乎無不被吸進佛教思想之中。在我國封建社會中，出世主義的佛教確實要以入世主義的儒家「三綱」為基礎，離開了封建主義的「三綱」，佛教也就不可能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流傳得這樣廣泛。



佛門書畫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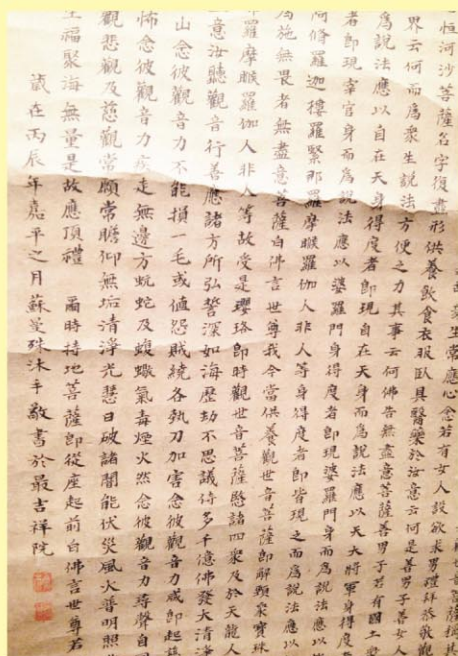
在家防疫，耽了幾個星期，有點煩悶，於是到外邊走走抖抖氣。來到中區集古齋，幸運地遇上這裡正在展出「佛門書畫」，雖然規模不怎麼大，三十幅作品左右吧！但可感興奮的，是這些作品在平日都是較少見，既有真正是大法師的書畫，如圓瑛法師、星雲法師，還有「半出家」的著名文化人，——我指的是民初蘇曼殊也！他的名句：「還卿一硯無情淚，恨不相逢未剃時」，傳誦百年了。這次展出他的作品，是他以小楷寫的《妙法蓮華經》其中的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」。我看過蘇曼殊的書畫印刷品，真迹這還是第一次接觸，可怎麼也想不到，他的小楷是寫得這麼好。有文友說：「寫楷書還不容易嗎，只要認真真地寫便行！」

說得實在輕鬆，真個是這樣嗎？越是工工整整，越難透出個人風格，我便很佩服楷書寫得有味道的書畫朋友，實在不簡單啊！蘇曼殊這位被視為「風流才子」的，可真的想不到他以書畫修行，好到這地步。

在展場上看到圓瑛大師的一幅對聯，他的行書飽滿，那對聯內容亦很有意思——

浮生如夢誰非寄
到處能安便是家

清代僧人德瑩，原居於羅浮山寶積寺，晚年擔任廣州市「大佛寺」住持，能詩能畫，人物畫尤為出色，這次展出他的這幅「到老還童圖」，你看他的用筆，綫條流暢，有節奏感，實在是大畫家的格局。



酒瓶蘭開花

妙法寺園內栽種了一棵「酒瓶蘭」。聽一位義工說，這棵酒瓶蘭是她十幾年前拿到這裡來栽種的，當年很幼細，如今，你看多麼粗壯！

這裡還有一點想告訴大家，酒瓶蘭是很少開花的，它的花開在頂上。

酒瓶蘭開花，據說是六十年才一次，顯然地是不正確了，但它幾年才開一次花都是事實，因為我到妙法寺工作，這十二年來便見它開花兩次。淡淡的黃，好看！

「醒來」之歌

有友人傳來一首歌，是一群英國小孩子唱的，先是以英語朗誦，然後以中文唱出。

那歌聲，清爽亮麗，一派純真！更重要的，是除了旋律優美之外，歌詞內容更教人感動不已。

這首歌的歌名是「醒來」——

從生到死有多遠 呼吸之間
從迷到悟有多遠 一念之間
從愛到恨有多遠 無常之間
從古到今有多遠 笑談之間
從你到我有何多遠 善解之間
從心到心有多遠 天地之間

你看，這樣的歌詞，不要說以優雅的旋律唱出，單是以朗誦吧，——在心裡朗誦起來，已經讓我們有無限的懷想。

「人與人之間」的距離，有多遠？防疫期間，是一、五米。

從生到死有多遠？我們也用不着要生要死，其實在一呼一吸之間，斷了，

我們便塵歸塵、土歸土……，這不是消極，相反地，這可是積極人生，倘若我們體會到「無常」，那還去執着甚麼呢！



三百年前的「字趣」



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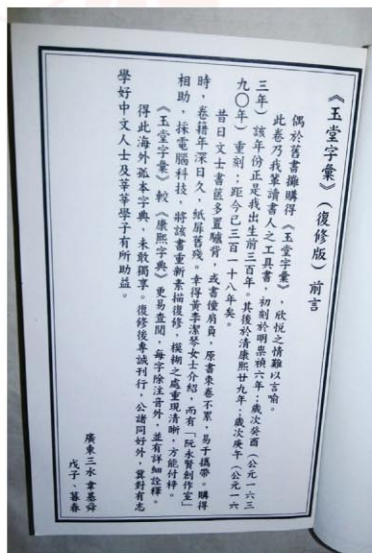
「大業圖書」店裡，看到那本《玉堂字彙》，真是如獲至寶。這本書是韋基舜先生多年前的出版，是他根據那明代刻本重新以電腦處理。當年韋先生出版時曾送了一本給我。只是後來一位文友借了去，一直沒有歸還。

這本《玉堂字彙》有不少字在今天來說已經是「死」了。時代是不斷向前發展的，如果我們今天還抱舊、守舊，甚至是以「擁舊為榮」，那是不合時宜了。但如果我們作為一種知識的認識，又或者是一種情懷的「溫馨回憶」，那又當別論。

原來，我們平日裡慣用的一些「口語化」詞語，為求方便，會用一個「代用式」的字音字義，但求讀者曉得便是。

可是，當我翻閱這本距今已三百多年的《玉堂字彙》，發覺原來這些字在三個世紀前已經有了。難得的，是它還把「音」列上去，於是我們閱讀起來便充滿趣味。

以下，我且抽寫一些字而加以說明，供大家看看——



《玉堂字彙》(復修版) 前言

偶於舊書攤購得《玉堂字彙》，欣悅之情難以言喻。

此卷乃我輩讀書人之工具書，初刻於明崇禎六年；歲次癸酉（公元一六三三年），該年份正是我出生前三百年。其後於清康熙二十九年；歲次庚午（公元一六九〇年）重刻，距今已三百一十八年矣。

昔日文士書篋多置驢背，或書僮肩負，原書束卷不累，易於攜帶。購得時，卷籍年深日久，紙扉舊殘。幸得黃李潔琴女士介紹，而有「阮永賢創作室」相助，採電腦科技，將該書重新素描復修，模糊之處重新清晰，方能付梓。

《玉堂字彙》較《康熙字典》更容易查閱，每字除注音外，並有詳細詮釋。

得此海外孤本字典，未敢獨享。復修後專誠刊行，公諸同好外，冀對有志學好中文人士及莘莘學子有所助益。

廣東三水韋基舜 戊子、暮春

當我們描述落水的聲音，往往會說：「洞」一聲。原來早已有得寫——瀟，音懂，物隨水聲。（這是《玉堂字彙》裡的解說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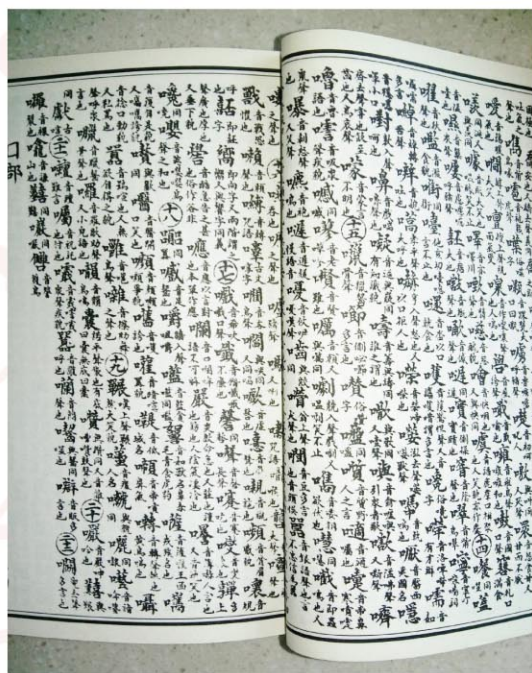
另外一種形容大水的聲音，我們會說：「嘩，水真大，蓬蓬有聲！」原來「蓬」音的水聲，應該寫作「瀟」。

把東西疊起來，我們通常都會說，將這些物件「搭」起來，原來，這個「搭」起來是有得寫的，《玉堂字彙》裡說：踏，音踏，積厚也。

「依」起棚牙，乃形容開心大笑。在這本書裡我查到：嚙，音醫，開口笑也！

今時今日，我們看到好些字，特別是表示聲音、表示動作或表示形態的，往往加個「口」字旁、水字旁或手字旁便是。原來三百多年前早已有這種習慣。上述的「瀟」、「嚙」固然如是，其他也有不少亦如是，譬如「筆」開的汁，這個「筆」字是可以加三點水寫成「渾」。

掙，解說：蛙上聲，取也，又手掙物也。原來我們向上取物就是說「掙佢落嚟！」幾有趣也，可想不到這趣味三百年前已有。



今天，我們通過這本《玉堂字彙》拿出這些詞語來說說，其實也是一則有趣的集體回憶。當我們又一次「貪方便」地寫上一些近音近義的詞語時，也不妨想想它原來早已有之。

趣言趣語

每個地方都有它的俗語、俚語、歇後語之類的，這是傳神的地方語言，很受當地群眾歡迎的，甚至可以說是當地人的生活一部份。

這類言語，經過時間的洗禮，有些是給淘汰了，有些則不但仍然被充分的運用，且「堂而皇之」地進入一個共同的語意區域，成為整個民族、整個社會的共同語言。

好了，讓我們回想一下廣東方言下的一些語意，它除了讓我們感受到——原來這些常用的俗語、歇後語，是由來已久的，雖然有個別已「棄用」，但也可讓我們聯想到當年的社會環境。

試看看以下一些選錄，可有牽引出你的一些回憶？

半夜食黃瓜——唔知頭唔知尾
豉油撈飯——整色整水
無耳茶壺——得把嘴
老公撥扇——悽涼（妻涼）
濕水棉花——無得彈
牀下底破柴——撞板
魚生粥——啱熟
生仔姑娘醉酒佬——唔要又要
大肚婆行鋼線——鋌（挺）而走險
冰跌落醋醒——寒酸

扁鼻佬戴眼鏡——無得頂
深海石斑——好癢（好魚）
老公荷包——膚淺（夫錢）
神仙放屁——不同凡響
抬棺材甩褲——失禮死人
秀才手巾——包輸
閻羅王探病——問你死未
閻羅王開攤——搵鬼買
關公細佬——亦得（翼德）
晒菲林——唔見得光



母愛

在電視上看到一個旅遊節目。今時今日我們看旅遊節目已不會僅着眼於風光美麗，而是希望看到一些「奇風異俗」，又或者平日裡旅遊人士不會到此一遊的偏僻之地。

我看到的這個旅遊節目而又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主持人來到馬來西亞一個偏僻的小村落裡，那裡的村民有一種奇趣到「得人驚」的食材，那是在草叢、在泥土裡搜尋蜘蛛，把蜘蛛炸來吃！這真是「想起都會打冷震」。印象深刻的還不是這些內容，而是看到一隻蜘蛛被捉到了，它的爪緊緊地抓抱着「蜘蛛蛋」，緊緊地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護行將出生的蛋內小生命！——眾生的母愛就是這樣，那怕是昆蟲。

妥協……

「企硬，不妥協——」如果這是在談判桌上如是，則事情一定沒有轉彎餘地，是談判破裂了。

今天我寫本文，不是從談判上出發，我想說的，是有時候對一些事情作出妥協的話，可能是真正地解決到問題。

年輕時往往會自以為很有性格的「不妥協」，因此而對一些本來可以化解、可以處理的事情便弄僵。這種「企硬」，於事無補。

年紀大了，或者說隨着歲月而比前成熟了，可能會從另一個角度出發，作出一些忍讓，因此而使事情得到解決，這就是妥協。

我近些年來總是喜歡在心裡說這樣一句話——「以妥協換取時間！」要解決事情，還是可以有多個方法的，但依然要緊守原則，這是「萬變不離其宗！」「宗」者，是宗旨，是原則。

讓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吧！

我們都曉得： $3+2=5$ ，如果對方說：這條算式看起來簡單，有點單調，可不可以複雜些？譬如這樣寫： $2+1-2+4$ ，可以嗎？這樣看起來便複雜些。

「可以，」我會說：「如果一定要這樣做，也可以的！」

為甚麼？反正最後的答案同樣是五。只要最後是等於五便行了，倘若你說可不可以 $2+1-2+4=8$ ？

那無論怎樣也不會答應，因為那是超越了底綫。

所以，妥協能解決問題，能化解矛盾，但不能超越底綫，這就是原則。



火燒天橋

四月下旬有一宗本地新聞——港島北角一行人天橋發生火警，濃烟密布，由於是地處繁盛市中心，看起來很牙烟。幸好無人傷亡。

清理現場發覺，這天橋有十餘露宿者居停，且在現場發現石油氣罐，即是那些露宿者不但寄宿於天橋，且在這裡煮食，儼然「劏房」了。

這是行人天橋啊！究竟怎麼回事？「無王管」的嗎？這完全暴露了香港政府長期以來的管治狀況。

「行人天橋」有不少形同虛設，一天裡也看不到多少人會利用它來過馬路的，在設計之初，已經給人一個「不切實際」的感覺。「行人天橋」本來就為了方便行人，可有沒有想到「怎樣才叫方便」？叫那些年長者上上落落地行梯級？於是乎，不少人便索性趁沒車輛行近時橫過馬路了，這不是甚麼「貪方便」，而是你本來就「製造不方便」，於是後來又在天橋下兩旁馬路劃出斑馬綫及交通燈。這是實際做法，這一來，那些行人天橋更形同虛設了，即使人們想從天橋過馬路，但那本來已並不寬闊的橋面都成了「露宿者之家」，你叫市民如何「沿此路過」。

問題的焦點還不在於此，而是為何有關當局怎麼十年、二十年的「闊佬懶理」？民政局是做甚麼的？

「行人天橋」上居然有石油氣爐煮食，這大抵可列入「世界奇觀」了。

請問有關當局會不會作一次真正的問責處理？





貴「姓」？

港島中上環，在太平山街有一座「百姓廟」。看到這三個字，特別是那個「姓」字，忽有所思——何以它是「女」字旁的？究竟老百姓、姓甚名誰這個「姓」字與女性有甚麼特殊關係？

探本尋源，追溯一下，原來真是大有關係，而且也通過這個字的出現，可以看到遠在周朝已是一個男尊女卑的社會。

我們看一些「牌位」、墓地，很多時會看到門氏兩字，譬如一位姓黃的女子丈夫姓何，她嫁入何家，便會寫上「何門黃氏」。

這也是後來的事了，一開始的，是男性才有資格稱為「氏」，女性則以「姓」出之，不過發展下去，這個原只屬於貴族身份的「氏」也有所演變。春秋戰國之後，才有「百姓」之詞，不居官者便是「百姓」。

這個「姓」字，在最初期可以說是「生」字的「異體

字」，「百生」，其實就是「百姓」。當然，「生」字本身有其獨立意思，你不可以把生長寫作「姓長」；小生姓高，寫成「小姓姓高」，古代讀書人稱為「書生」，不可以寫作「書姓」也。

——貴姓？

在今天這個「姓」字已沒有甚麼等級、階級，以及男女之分了。

「老百姓」三字已成了一般「平民」之統稱，故有詞語曰：「平民百姓」。

這個「姓」字，如果你不去理會甚麼文字的源流演變，純粹的「望文生義」吧！這也可以「望」出一些特殊意義來，可以如是想：「生」，是生命，譬如出生。既然生命的誕生都是由母體而來，則代表人稱的「姓」，自然以女字為部首，也可以說是對女性的敬重。

腦囟

形容一個人不懂事，廣東話往往會說：「佢腦『筍』都未門埋！」此「門」即是「合上」之意，又可以把「門」字改作「生」，「未生理」，即是未成熟也。

不過，用這個「筍」字其實也是借音，本來就有字可用，不必去借的，這個字就是「囟」，音信。嬰兒頭頂上有一個小孔，稱作「囟門」。所以，我們實際上應該寫「腦囟都未生理」才好！

讓我們趣味性地探寫下去。譬如這個「孔」字，讀音是怎樣來的呢？你試試將「窟窿」兩字切音連讀，合起來就是「恐」（孔）音。所以，孔，即是「窟窿」也。